



理學類編

卷之二

論雲雷風雨之象
論虹蜺河漢
論地星之廣闊
論潮汐之消長

口仁13
954
2



13



論雲雷雨之屬

理學類編卷之三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天文下

易豫卦象曰雷出地奮。○程子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

易小畜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程子曰雲陰陽

理學類編卷之三

丈

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
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
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
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
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又曰凡雨須陽唱乃成
陰唱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
其義也長安西風而雨終未曉此理須是自
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東

北屬陽西南屬陰陽唱而陰和故雨陰唱則
陽不和故不雨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
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今西風
而雨恐是山勢使然○朱子曰密雲不雨自
我西郊此是以巽畜乾畜他不得故不能成
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
爲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
有濕汗也又曰密雲不雨尚往也是陰包他

不在陽氣便散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又曰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
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泄處方能雨
易解卦彖曰天地解而雷雨作○程子曰天地
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朱子曰
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
若只管閉結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何小畜
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

今一箇爆杖

詩小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朱子曰霰雪之
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温雪自上下遇
温氣而搏則成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春秋隱公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
雨雪○胡氏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
氣之凝

禮記孔子問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

地通卷之三
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孔氏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地，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霆偏屬於地。

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孔氏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衝，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中，孟春動於地之上，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以雷有漸，故云：乃電是陽光陽。

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問程子以雷是氣相摩軋，是否？朱子曰：然，或以爲有神物如何？曰：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查滓便散，不得。又曰：電者陽之光，陽在外，陰有。

所麗故閃爍而爲電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程子曰是雷震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怒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爲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耳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程子曰雹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四年王正月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雪雹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爲雹雨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爲霰故曰雹沴氣也

程子曰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

濕氣蒸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
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
足怪虎行處風自生

程子曰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
同霜金氣星月之氣看感得其氣卽爲露甚
氣卽爲霜○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如何
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露結爲
霜今觀之誠然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

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
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
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張子曰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虛實
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
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
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
教也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
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
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
陰爲風驅歛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內
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寔陽在外者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
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爲雪霜雨露不
和而散則爲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

則風雨調寒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
曉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盖
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
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
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則爆開而爲
雷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達其
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乃已戾氣能窺
之類暄霾黃霧之類皆陰陽不正之氣所以

雹水穢濁或青黑色

邵子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為雨無剛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興雷剛也而屬體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觀物張氏曰陽唱而陰從則流而為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蒸而為雲柔蓄而剛動則激而

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則不能為雨陽薄陰然後聚而成體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陽則不能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雨之形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興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體者出乎地之

形也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發者地之陰資
平地之陽也

邵子曰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
生於土雷生於石電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
之極故有電必有風○觀物張氏曰雷者震
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為
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者而為電
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

與雷皆為陽之極雨者水之氣蒸則為雲凝
則為雪露者土之氣升則為霧結則為霜雷
出於石電生於火有雷則有電火出於石也
致堂胡氏曰或問雷霆何為而然者有形邪有
神邪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
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
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
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

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先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
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
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
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
所得雷斧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
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則成形矣然而

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
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
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
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
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
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
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
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朱子曰雷擊所在只一氣來來間有見而不爲
害只緣氣未糊裂有所擊處皆是已發發季
通云人於雷所擊處拾得雷斧之屬是一氣
擊後方始結成不是將這箇來打物見人拾
得雷斧如今斧之狀似細黃石
或問龍行雨之說朱子曰龍木物也其出與陽
氣交蒸故能成雨然雨者陰陽之氣蒸鬱而
成非必龍之爲也

朱子曰如飯餽有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則
爲雨如飯餽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爲霧
朱子曰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
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
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
霜露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
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
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先雪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六為陰數天地自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朱子曰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也

朱子曰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他處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真氏曰雷霆雖威初非為殺物設也易稱鼓萬

物者莫疾乎雷其與日之烜雨之潤風之散同於生物而已世人惡戾之氣適與之會而震死者有之非雷霆求以殺之也○按隋文帝欲以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致堂胡氏嘗論之曰雨露猶人君之惠澤雷霆猶人君之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殺人其

遑天多矣

爾雅曰地氣發而天不應曰霧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作則萬竅怒號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爲風和者爲雨陰陽

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

則散而爲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

劉向曰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脇之不相

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

薄之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沸湯之在閉氣而湛於寒泉則爲冰及雪之消亦冰解而散此其驗也

韓子曰龍之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

乘是氣茫茫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

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

右論雲雷風雨之屬○愚按陰陽之

氣流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或聚或散

或升或降或清或濁或蒸或潤或震
擊或凝結爲風爲雲爲雷爲電爲雨
露爲霜雪皆是氣也造化之妙豈有
出乎陰陽之外者哉蓋其聚則有其
散則無聚而爲神散而爲鬼而風雲
雷雨亦各有神以主之故周禮大宗
伯有祭風師雨師之禮

詩鄘風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又曰朝隴于西崇

祭朝其雨○朱子曰蝮蝮虹也日與雨交倏然
成質似有血氣之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
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虹隨
日所映故朝西而暮東也隴升也註以爲虹
未蓋忽然而見如自下而升也崇終也從旦至
食時爲終朝言方雨而虹見則其雨終朝而
止矣蓋淫隱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今俗
謂虹能截雨信然

程子曰虹者陰陽二氣之交映日而見

張子曰蟠螭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一其全

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螻蛄本是薄雨爲日所照成影然亦有

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爲妖或爲祥問

虹蜺只是氣還有形質日既能吸水亦必有

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亦此類

蔡邕曰陰陽不和卽生此氣虹見有青赤之色

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

不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邢氏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暗者爲

雌雌曰蜺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

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趙

德麟曰先儒以爲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

噴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

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雨氣成虹朝陽射之

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史記天官書曰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

晉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

乃分爲二道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

至七星南而沒

楊泉曰漢者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

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天漢

右論虹蜺河漢○愚按虹蜺者俗名

之曰旱龍以爲此物見則雨止故也

嘗聞長老言有人雨霽夾溪而行虹

起溪中兩人相望如隔紅紗蓋微雨

將散爲日光所照卽成是彩雨散則

無矣天河者俗呼爲河氣蓋黃河之

水精華所發也昔人言天漢與黃河

相通亦謂是耳

史記本傳其且散氣其水曰水
 晉天文志水離華恆遠在昔人言天難與兼
 無夫天政昔外判為所處蓋東國
 亦不遠然猶為日次恒照明是殊兩錯
 身為中兩人既望收則其條蓋燧兩
 其間是亦言自有人而後又為而功
 次日早華以為生於其間兩止姑也

理學類編卷之四

臨江後學張九韶美和編輯

地理

屈子天問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朱子曰錯置也洿深也水注海曰川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此章三問今答之曰九州所錯天地之中也川谷之洿衆流之會也不溢之故則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

論地理之廣

理學類編卷之四

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
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
焉莊子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
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
不虛柳子曰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
而濁濁清清墳壚燥䟽滲渴而升充融有餘
泄漏復行噐運液液又何溢焉三子之言迥
異相祖述而柳又明歸墟之泄非出之天地之

外也但水入於東而復遶於西又滲縮而升
乃復出於高原而下流於東耳此其說亦近
似矣然以理驗之則天地之化徃者消而來
者息非以徃者之消復爲來者之息也水流
東極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
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
氣而流注不窮也

又問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墮其衍幾何

○朱子曰脩長也墮狹而長也衍餘也此問四方長短若何若謂南北狹而長則其長處所餘又計多少也答曰地之形量固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徧歷筭術所能推知而書傳臆說又不足信惟靈憲所言八極之廣原於歷筭若有据依然非專言地之廣狹也柳對直謂其極無方則又過矣

問周公定豫州爲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

里今北邊無極而南方交趾際海道里莫殊何以云各五千里朱子曰此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南邊雖近海然地形則未盡如海外有嶋夷諸國則地雖連屬彼處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豫州爲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遠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
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
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註云日南
謂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
遠日也景夕謂日昃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
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
日也朱子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
註不可非但說倒了看來景夕者景晚也謂

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處近南則取日近
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
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太北而取日遠午前
景長而午後景短也問多陰多風之說曰今
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極多風每
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如此間
之無定蓋土地曠闊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
其方至其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始生至

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而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從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故，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久即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言其少也。所以蜀有漏天，言其地多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

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

或問天竺國去處極闊，朱子曰：以崑崙山言之。

天竺直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取崑崙山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干闥二萬里干闥去崑崙無緣更有二萬里文昌雜錄記干闥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西千三百餘里卽崑崙采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上或又云西北不知

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耳佛書所說阿耨耨山者卽崑崙也云山頂有阿耨耨大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黃河入東海其二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形如饅頭其撚尖則崑崙也

朱子曰自古無人窮至北海想北海只挨著大殼邊過緣北邊地長其勢北海不甚闊地之

下與地之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接水上與天
接天包水與地
問佛家所謂天地四州之說果有之否曰佛書
有之中國爲南禪部州天竺諸國皆在南禪
部州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
衍所說赤縣之類四州統名娑婆世界如是
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
正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

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
環處娑婆世界之外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
生人物亦多不正但其言曰初出時先照娑
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
未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
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
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
婆一處卽已曛黑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

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朱子曰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一星之祀而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有驗殊不可曉○魯齊鮑氏曰分星禮經所載不可磨也

其說有二伶州鳩曰歲星所在則我之分野古堪輿書亡後郡國所入非古歲星或北或西與古受封所在不同一也唐虞及夏萬國殷周于七百國並依附下二州以係十二次之星法先王命親之意以主祀爲重如封關伯商丘主辰爲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大夏主參爲夏星唐人是因唐後爲晉參爲晉星二也今以分野次會考之青州在東玄枵却

在北雍州在西鶉首却在南以至揚東南星
紀在北冀東北太梁在西徐東降婁西豫與
三河居中大火在正東鶉火在南此躔次之
最差者也三說不同識者當自擇之○今按
周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
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鄭氏註星土星所
主土也封猶界也十二次之分星紀吳越也
玄枵齊也娠訾衛也降婁魯也太梁趙也實

未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
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
用客星彗孛之氣為象

朱子曰冀州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從雲
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
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
于海前面一條黃河環遶右畔是華山自華
來至中為嵩山是謂前接遂過去為泰山從

于左淮南諸山為第一重按江南諸山為第

三重按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朱子曰然自關中一

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

未又有嶧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

江南諸山則又有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

閩廣

朱子曰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

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

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

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

朱子曰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

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

源而北徑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

南而東度大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北盡

於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源而北其

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

朱子曰江西山皆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山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又曰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

九峯蔡氏曰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襄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

東流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丘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大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此大河北境之山也其江漢南境之山則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之敷淺原一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

水東北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也

右論地里之廣闊○愚按淮南子地
形訓言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
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禹乃使六章步
有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
百里七十五步使堅亥步自北極至
于南極二億二萬三千五百里七十

五步此皆荒誕無稽之語故今不取

程子曰今夫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其
涸者已無也日出則潮水復生却不是將已
涸之水為潮水自然能生也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
類也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
之度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

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
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
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西爲陰中
也○今按余襄公安道之言曰潮之漲退海
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
而天左旋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西
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
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

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二度有奇
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
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
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
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
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
查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
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

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古州馬氏曰禮記曰日朝致月日夕江海之水朝生爲朝夕至爲次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陽也合於日以起朔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爲息自望及晦魄見而爲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

依日而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日盈於望一朔一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日東行迎日之所次日合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于地下之中而會於日潮於寅則汐於申潮於巳則汐於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爲三分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十五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有奇漸遠於日故潮汐之期浸移日
 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再至故一晦
 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望後三日
 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日落水生而汐微仲
 秋月明水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
 於大暑長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
 潮信

或問燕肅曰四海潮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即常

如山獄奮若雷霆奔激可畏何也答曰龔禡
 二山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
 狹逼則東溟自定海吞餘姚奉化二江俸之
 浙江尤甚狹逼潮來不聞有聲今浙江之口
 起自纂風北望嘉興太山水闊二百餘里海
 船怖於上澗故取餘姚易舟而浮運河以達
 杭越盖以南北岸下夾以沙澗隔礙洪波蹙
 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水未

洎月徑巽乾潮來已半觸浪推滯後水益來
於是溢於沙渾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
爲濤耳非山川淺狹使之然也

右論潮汐之消長○愚按先儒有言
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
太空之中地秉水力以自持與元氣
相爲升降氣升地沉則水溢而爲潮
氣降地浮則水縮而爲汐計日十二

辰由子至巳其氣爲陽而陽之氣又
自有升降以運乎晝由午至亥其氣
爲陰而陰之氣又自有升降以運乎
夜一晝一夜合天地之氣凡再升再
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焉當卯酉
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
潮之大也獨異於他月當朔望之後
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

大也獨異於他日其說見於臨安志
甚詳今則其旨著於此

理學類編卷之四 畢

